

## 我的运城

## 问道夏都

薛会兵

夏县，一个“夏”字，便是这大河之滨、瑶台山下生生不息、哺育万物的精神密码。巫咸父子敲响的祭天神器——牛皮大鼓，天人合一，鼓声空灵，撼天震地，响彻在华夏混沌的历史苍穹。

“安邑”是一个美好的名字。荷蓑戴笠的大禹，带着一群先民，开挖河道，凿通龙门，鼎铸九州，让一个民族在此得以安居乐业。禹子启，建立夏王朝时，取万物生长最为旺盛的季节“夏”作为国家部落图腾，寓意强大繁荣之意。我们的民族，就是在这儿开始了远征的第一步。青台之上，芳草青了又黄，黄了又青，岁岁年年。

一枚蚕茧，从“夏”出发，自此大漠狂沙、西风瘦马、驼铃羌笛、残阳如血，连起星罗棋布的村落、商埠云集的小镇、车水马龙的国都、东西交汇的文明。

晋文公那把悔悟追贤的大火，沸腾了颤抖的绵山。来自夏都的士大夫，与慈祥的老母合抱一棵柳，血肉之躯涅槃成寒食清明的举国哀悼。

变则通、通则达、达者成。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，一部《法经》掀起中国古代变法的大浪潮。但见商鞅、吴起紧跟其后，如火如荼。

汉光武帝时，敦煌太守裴遵，携家族从云中迁至夏县，从此开枝散叶，家族兴旺，豪杰俊迈，名卿贤相，茂郁如林，彪炳史册。王村岭上，那一座座汉代大家，耸立成裴氏后裔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虔诚敬谒。

魏晋时代，时风自由，书法多元，卫门卓殊。苏庄村头的池塘里，游弋着一群曲项向天歌的白鹅，亦有荷花别样红，蜻蜓立上头。卫夫人款款提笔，点划撇捺，“夏都卫

铄”落墨素宣，寥寥几字的题款，足以探触中国书法的大气磅礴。今天，当我们面对书圣王羲之遗墨时，目光自会穿越千年，望向夏县那个叫苏庄的地方。

阳城赴任道州刺史，大胆废除了“倭奴贡”，受到唐代大文豪们一再关注，先是韩愈，继是柳宗元，再是白居易，大家慧眼识英雄。柳宗元更为自豪：“我家在胡张柳村，他家住庙前吴村，都是夏县老乡。其宣风一方，覃化一州，其功之远近，又可量哉！”

我想来自禹王镇的大唐诗人聂夷中，一定是枯瘦的，是乱发飘飞的，如他在吟诵的“父耕原上田，子劍山下荒。六月禾未秀，官家已修仓”。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。因为来自基层，关心百姓心细如针，所以聂夷中终成一代名家。

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。大唐名将薛嵩的功名与荣耀，反唐的曲折与是非，皆在涑水河畔的那通矗立大碑里。那里还有他如山英俊威武一样的祖父薛仁贵……

大唐宰相刘晏出任夏县县令时，治下更是“一朝出宰汾河间，明府下车人吏闲；端坐讼庭更无事，开门咫尺巫咸山；男耕女织蒙惠化，麦熟雉鸣长秋稼”的太平盛世。

王家钻天，司马入地。洛阳城的地穴里，温公在爬梳考证、挥汗如雨、奋笔通鉴。暑热蒸腾之时，不知老人家可否念念不忘家乡的鸣条清风、涑水清凉。温公品行如松，人格如竹，如今长眠故土，任千年熏风悠悠飘扬穷忧黎元的乱须和花发。那儿，有一树杏花，纷繁如霞。不须问，只须和杏花碑静静地对望一眼，你就知道，自己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黄河过境夏县，打着旋儿缓缓

流淌，在鸟语花香中，灌溉两岸，沃野青青。浪花溅起之处，总会有英雄人物出现，尤其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。嘉康杰的名字，如金如铁，铮铮作响。这位河东群众领袖，办学播火、血染青山。于是武家坪的映山红，每年开得霞光一样灿烂，如一个个熊熊燃烧的火把，如万面招展的旗帜。

站在楼山坪上，我看见了八百冷娃，来自关中的十六七岁的中国士兵，衣衫褴褛，弹尽粮绝，面对狰狞凶残的鬼子，面朝家乡的方向，吼着秦腔“两狼山战胡儿”，齐刷刷地双膝落地，“咚咚咚”磕了三个响头，高喊着“爹娘”，毅然纵身跃进了滚滚黄河！

夏县悠久历史，一如瑶台文峰塔前的长长台阶，需要仰望。还有一轮中国月，泼洒出一片皎洁如银的盛世月光、“七山两川一丘陵”的金山银山，以及山下那“名可名，非常名；水可水，非常水”的瑶池温泉。有瑶台在，有娘亲在，坐对一轮月满，即使远行千里万里，在外儿女也能找到回家的方向。

当越来越多的朋友沿着白沙河踏歌而来，并将夏都作为“后花园”，品赏着被誉为“夏都四贵”的青铜器、葡萄酒、夏乐西瓜、酒交香茗时，不仅明白了什么叫工匠精神，也会通晓“二八一毛八”的诙谐幽默，亦有啜碗粉浆饭的大快朵颐了。

夏者大哉，沐嫫祖禹王其泽，仰忠臣名士之光，在今在古尊斯厚；安而盛也，喜人文生态相辉，醉山水农林并美，宜业宜居得所安。

问道夏都，察古俯今。我捧起禹王城遗址出土的汉代“孔子九思方砖”，与圣人同吟“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”……

杂

历

## 剥玉米



王志英

我爱照相，总爱跑到老百姓的家里，找他们挂在墙上的那一串串、黄灿灿的玉米穗，或是在打谷场上找一大堆整整齐齐码在场上的玉米穗，既有磅礴气势，又有丰收景象，然后把这些拍下来发往报社，企望能向读者传来丰收的喜讯。

“今年怎么不见挂在墙上的那一片玉米穗了？”

“今年挂在地头晾晒呢！”

我急忙赶往他们指定的地段。

“我的乖乖！这简直是一幅晒玉米的艺术大作！”转过七堵墙往西，满眼都是晾晒玉米的。由西往北，近看是一颗一颗的玉米粒，远看是一条黄色彩带伸向远方天际，真是一幅壮观的作品！

再由北向西，那儿有个红色的玉米脱粒机。前面有三个人用大锨一直往里扔带皮的玉米穗，后面出来的是碎小的玉米皮丝，旁边出来的则是黄灿灿的玉米粒儿，好快啊好快！二十亩玉米不到一会儿就变成了“玉米粒”。

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那几年在王范公社时的情景：那时，王范公社刚刚茬了不少玉米，收获玉米就成了社员的一大任务。每到秋后收玉米时，全公社就像要打一场仗一样，先在地里掰穗，拉回家后再剥去绿皮，晾干，然后各家各户就利用晚上，围坐在一起，由一两个人先用改锥顺着玉米穗上的行，刺去一两行，交给其他人再用手把剩余的玉米粒剥下来。为了争取时间，大家一般都要剥到晚上十二点以后。就是这，一晚上也才能剥上一小堆。如果一家种上十亩八亩的，光剥玉米就得一个多月的时间呢！

再看看眼下，一会儿工夫就把十几亩地的玉米穗变成了“玉米粒”。

快吧，快！这就是农业实现机械化的好处！

情

调

## 理想中的生活



未央

我理想中的生活，莫过于择一处依山傍水的世外桃源，过上像陶渊明一样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田园生活。

然后再学着农妇的样子，搭一棚鸡舍，养几只鸡仔；开一块闲田，种一畦蔬菜。清晨睡到鸡鸣数遍，日上三竿，不用着急地赶着上班，也用不着像以前一样刻板地一日三餐，更无需讲究什么四菜一汤、色香味全。从山上转悠下来时，顺便采一捧野果、摘一把野菜，背一壶山泉，再从“咯咯”叫的母鸡屁股下面，摸上一颗热乎乎的鸡蛋，便能凑成一顿纯天然、无污染、原生态的中式“大餐”。

在春暖花开的春天，或秋高气爽的秋日，选择闲田边的一处空地，亲手挖一方鱼池。让喜欢钓鱼的孩儿地爹，不用跑出家门就能享受垂钓之乐；让爱吃鱼的我，也有了随时能够满足口腹之欲的鲜鱼。再在鱼池附近打一口大肚深井，用来储存雨水。雨水养鱼，鱼水浇地，残羹喂鸡，鸡粪施肥……闲暇时，观鱼儿在水中自由穿梭，看小鸡在地里相互追逐，听墙外鸟鸣，闻枝头花香……从春到冬，看着自己种下的菜苗从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再到枝枯叶败。这个由盛而衰的过程，就像一个人，从自己的身体里跳脱出来，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在品鉴自己的前世今生。

不冷不热的时候，正是读书好时节。白天大部分时间，我将以最舒服的姿势，捧一本心仪的书，半躺半卧在墙根下的摇椅上，享受着阳光沐浴、山风吹拂。微风为我翻动着手上的书页，我将自己化身成书中的一员，然后与故事里的人物同悲共喜，嬉笑言谈。我要好好地过把读书瘾，看累了，便从书中跳出来，闭目养神，想想心事。若是一不小心睡了过去，便放心大胆地做上一场春秋大梦。

灵感来袭时，信手写几首小诗。读书、写作、烹饪是我的三大爱好，能在自己喜欢的地方，读书、写作、做饭，实乃人生一大幸事。

彼时，时光不老，阳光正好。

鸡在刨食，鸭在散步，我在看书。

## 记忆



## 童年的零食



屈吉平

前几天在街上碰到一位老友，老友给孙子买了很多零食，花花绿绿一袋又一袋，让我不由想起我小时候的零食。

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农村家庭条件都很一般，吃的种类也少，可孩子的嘴巴偏又很馋，看到别人吃什么，自己也会想方设法地吃一点。有时候，为了点好吃的，过过嘴瘾，真要费尽心思啊。

转巷的小商贩那儿零食品种很多，有各种散装的蜜饯、果丹皮、论粒卖的糖果等，价格很便宜。那时还流行一种脆片，一包一包的，是用红薯粉炸的，和现在的薯片相似。我特别爱吃这个，一边吃，一边走回家。

说到糖果，这是很多孩子都喜欢吃的。我们那时糖果种类不多，有用麻酱制作的麻酱糖，外形有点像现代的龙须酥，口感酥脆香甜。还有一种酥糖，青白中附带褐色，就像一只红虾，叫红虾酥。豆根糖主材是黄豆，吃着虽不太甜，但有嚼劲、耐吃，吃在嘴里有回甘的后味。这些糖果一斤只需几毛钱，香甜味美，堪称孩子们的福音。

炎热的夏天，哪有今天这么好吃的雪糕，只有用糖水制作的老冰棍。商贩用破旧的自行车带着一个

蒙着白褥子的木箱子，里面放的就是只有几分钱的老冰棍。热天吃一根老冰棍，甜甜的、凉凉的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每当吹糖人的来到村里，“铛铛铛”一阵铜锣响过，其摊位前马上围满了小朋友。一个小炉子，一小锅麦芽糖、一小瓶淀粉、一把竹签，这就是师傅的全部行当。揉捏、拉伸、吹气……巧手上下飞舞，短短几分钟，一个惟妙惟肖的糖人就出现在眼前。吹糖人的师傅技艺娴熟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，花鸟虫鱼都会做，个个栩栩如生、活灵活现。有时没钱买，舔一口小伙伴的糖人，都是美的享受。

当年农村粮食多为粗粮，如玉米、高粱。每当爆玉米花的到村，村里就会立马热闹起来。我们放下正玩的游戏，跑回家中，妈妈总是慷慨地量出一碗玉米，有时还放上一些糖精，再拿出一两毛钱、几疙瘩黑炭……于是那诱人的“嘭”“嘭”的响声，伴着浓香的白烟弥漫整个村庄，红红的炉火直燃到天色黑尽。

爆玉米花的人一来到村里，便往巷头墙根空地上一坐，自顾自地拉着小风箱，将小炉子的火烧得特旺。火炉的烟好像无声的广告，不一会儿，跟前便排起了十几个盛着玉米的大盆小筐。他把形似小炸弹的

土造压力锅立好，揭盖、倒玉米、拧盖，放在火炉上，拉风箱、添炭、看压力表等一系列动作完成，最后端下压力锅，插上铁管，用脚使劲一蹬，那一声激动人心的闷响——“嘭”，一团白气携着玉米花喷涌而出。待淡淡的白气消散，雪白的玉米花便呈现在网子里。一群小孩子争先恐后地捡拾蹦落在地上的玉米花，脸上泛起满足的笑容。刚出炉的玉米花洁白肥硕、蓬松酥脆，顶部胚芽有一层硬硬的皮，剥了它，放在嘴里又脆又甜，其香无与伦比。大把抓着吃固然解馋，一粒粒细品也别有一番滋味，吃不饱，吃不够。

有些植物的根茎果也是我们的“零食”。玉米秆、高粱秆有甜味，收获时节我们剥了皮吮吸这甜味的汁。还有一种野生的芦根，拔出来会看到白生生的一节一节根，放到嘴里咀嚼也会有一股儿淡淡的甜味儿，我们这些馋嘴的小孩子比较简单，直接叫它“甜甜根儿”。到了夏秋时节，野酸枣、桑葚吃不够。除了甜的野草、野果，有时候也会尝试一下新味道，比如酸酸的味道，这种味道的提供者我们叫它“酸不溜溜”。

时间飞快，转眼就是几十年过去，小时候的零食至今还让我念念不忘。